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一次艰难的乘车记忆

□高延萍

1999年的春节,只身在上海打工已两年的我终于回到湖北老家,和亲人团聚。因担心买不到回程的火车票,大年初一过,我就催着丈夫去火车站买票,可丈夫连去两天,排了半天队,最终都空手而归。我心里很是焦急,因为我跟老板承诺过,大年初八我一定赶回去上班。

丈夫看我焦急的样子,就无可奈何地说:“那我明天只有到车站去找黄牛党,花高价买一张票算了。”

次日,丈夫一大早又赶到火车站,找了一个黄牛党,多掏了一百元钱,总算买到了一张从武昌到上海的坐票。

大年初七那一天早上,丈夫送我到武昌火车站,一下公共汽车,我就惊呆了,车站前的广场上那真叫人山人海,黑压压的一片,尽是人头在攒动。丈夫在前头奋力拨开人群往里挤,我则跟在后面慢慢移动。尽管天寒地冻,丈夫带着我好不容易挤到进站口时,全身都冒满了热汗。

虽然我是提前半小时进站的,但上到火车一看,车厢里已经塞得满满的,过道上都站满了人。好在我的座位在头一排,没挤几步就到了。抬头一看,行李架上都没有一点空地,丈夫爬了上去,东挪西腾,总算挪出一小块空地,用力将我的小包硬塞了进去。我的座位正好靠窗子,我坐了下来,松了口气,心想:管它车厢再乱再挤,好在我有一个座位,火车一开,也就二十来个小时,眯一眯,也就到了。

谁知,我这个想法太天真了。下午4点,火车到了江西九江车站,尽管我们这列火车已经是严重超员了,可站台上仍然挤满了想上来的旅客。我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头,正在想:这车已经这么挤了,怎么还能上来人呢?突然,我对面的窗子不知被什么人打开了,从窗子外面一下翻进来十几个人,都

拥挤在我周围。把我挤得动弹不得,有一个年轻男孩实在无立锥之地,只好爬上了行李架,正好坐在了我的小包上。我里面全是带的准备路上吃的食品,这一下全完了。我想说一嘴,但想想都是出门打工的,他也不容易,也就没说出口。就这样,这个年轻的男孩还很乐观,他笑哈哈地说,这样很舒服了,比起几个同伴挤在厕所里闻上十来个小时的尿骚味来说,要好多了。

车厢里人再多再挤,也挡不住火车的开行,火车终于缓缓开动了。到夜半时分,火车到了鹰潭火车站。我往窗外望去,站台上,照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我们这列车已经满到连车门都打不开了,他们怎么上得来呢?我正这样想着,突然,感觉靠着的窗户有些异动,我抬头一看,一个铁钩从窗户上面的缝隙里插了进来,有人正用力试图用铁钩把窗子拉下来,看来下面的人是想从我这里的窗子上翻进来。看到这个情景,在九江翻窗上来的几个人开始保卫自己的领地了,他们抓住铁钩想拼命地塞出去。那铁钩就左右飞舞起来,将其中两个人的手指都打出血了,看到这种情景,坐在行李架上的那个年轻人愤怒了,他站在茶几上,将那铁钩奋力一夺,居然将铁钩夺了进来。下面那个用铁钩的大汉顿时怒了,他的脸色变得狰狞起来,他骂着转身离去,一会儿,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大石头,开始拼命砸着车窗。我有些担心车窗玻璃砸碎了掉在我的头上,想站起来离开,可周围挤得我根本无法动弹。我正不知如何是好,突然从行李架上掉下来一件皮衣,正好掉在我的头上,我不管三七二十一,索性将皮衣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的,听任那车窗玻璃一点点地被敲碎,一点点地落到我的头上。过了一会,砸玻璃的声音停止了,我挪开一点缝,看了看,整面窗户玻璃都砸碎了,我的身上和周围到处都是碎玻璃碴儿。而外面那个

壮汉正在奋力将一个女人从窗口上硬塞了上来,一边塞,嘴里还在叫嚣着:你们不让进,我就上来跟你们拼命!

听到他的叫嚣,里面的几个人都拿起酒瓶和罐头瓶,也摆开了准备誓死一拼的架势。看到这种情景,我有些担心了,一旦打起来,身在夹缝的我,是想躲也躲不了的,肯定会沾火星。我只有跟车厢里那几个准备战斗的人说:“就让他们上来吧,只要他们有地方站!都是去打工的,都不容易,何必惹祸呢!”也许我是个中年妇女,我这话还真起了作用,那几个人都垂下了手,任他们几个从窗子爬了进来。他们虽然爬了进来,但在没有地方下脚,索性就歪在茶几上,一个人的腿上还要坐上一个。这一来,我们这座位周围就更挤了,可以说,每一个人都动弹不得。

放眼望去,整个车厢都挤得严严实实的,每个人都挤得热气腾腾,没有人能腾出手来吃东西、喝水,都只能干熬着,能透出的声音只有叫苦连天的埋怨声、责骂声,叹息声或痛苦的呻吟声。

车厢里空气十分沉闷,我心想:幸好我这里的车窗砸破了,一股股的凉风嗖嗖吹来,否则,我只怕要窒息了。我也庆幸自己上车以来没有余地喝一口水,进一口食,否则,如果想上厕所怎么办?我只能在心里不停地祈祷着:“火车啊,你快点开吧,让这难熬的夜快点过去吧,让这痛苦快点过去吧!”

在我的祈祷中,黎明时分,火车总算到达了上海。我此时已经被挤得全身发酸发麻,难以动弹,等到全车厢的人都下光了,我试着活动了半天的筋骨,才慢慢艰难地挪下了火车。这以后,因坐火车而被挤压得腿一直疼了一个多月,才渐渐消退。

这一次的乘车成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回想往事,再看看今天步入高铁时代仅十几年的光景,铁路出行已是天翻地覆了。

【局域网】

## 另一种乡村

□羽涅

所谓回老家,就是捧着热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陪着发小房前屋后闲看风景,舔嘴咂舌享受母亲做的美食,然后背着大包小包的蔬菜和土特产,在父亲母亲细碎的叮咛里走出村口。一次回家就是一次大扫荡,扫荡者心安理得,被扫荡者面有喜色。这,应当算得上最有中国特色的亲子关系吧!

可除此之外,每次回老家,又有些茫然,这沿着我家山墙上去的一条小路,哪里还有我们儿时的影子啊!

我记得,原先,路的两边,种着许多水杉,有房子也有空地。风吹来,带着庄稼的气息。可是,如今,每一寸空地,都盖上了或大或小的房子,一路过来,密不透风。地上是水泥路,树全砍光了。幸亏有阴沟,脏水都在底下;不过,窨井盖处的碎米粒和扯在横档上的残菜叶,依然难掩这里的杂乱。晚饭时分很热闹。有的小孩子吃着零食乱窜,大人边骂边拉扯;有的门口里传来吆五喝六的喝酒声,那是年轻人在聚会。但这些都与我们无关,因为他们都是我们这里的房客。也就是在下班时分,或者休息日,才打个照面;其他时候,村里与往常一样安静。

同一个村子,却有两个村落。一个是本地人的,一个是外地人的。两个村落,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,各有各的人脉,各有各的风俗礼节。他们的关系,单纯而微妙。不能不说,本地人对外地人抱着几分戒心,但也绝不敢招惹他们,因为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本地人。本地人一方面抱怨他们不讲卫生,院前院后污水横流,弄得一团糟;一方面又指望他们多来,好多收房租——这是本地人的一大收入。他们匀出老房子,在院落里盖满简易房子,专供外地人。所以,村里到处都密密实实,再没有原先的疏朗和旷荡,有大院子的人家,已屈指可数,以至停个车子什么的,跟城里一样,都成了问题。

他们都是来打工的,以年轻人居多,中老年妇女大抵是来给年轻人带孩子的。本地人对他们的生活既鄙夷又好奇。他们的房内,往往乱七八糟,被子油黑发亮,可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。鞋子摊得满地都是,有十几双,过一阵,扔一双。洗澡却很勤快,初夏时分,已开始冷水浇头。大冬天的,也会在门口瑟缩着擦洗——房内太狭窄了,又不好弄湿,只能将就。当然,也有里外都干净的,甚至糊上墙纸,装饰得如单身公寓一般。他们也常有亲戚前来,很客气,什么节日都过,端午节有端午节的讲究,中秋节有中秋节的过法,乃至元宵、重阳、七夕……名目繁多,过得还很隆重,杀鸡

杀鸭,大口喝酒,大碗吃肉。倒是本地人,除了春节,基本都不走亲戚。这时候,他们会向房东借几条凳子什么的。当然,有时年轻人嬉闹无度,夜深了还大声嚷嚷,遭本地人的骂。本地人也会议论他们的生活,比如说,钱这么难赚,还大手大脚;一会儿是这个女子,一会儿是那个女子,是不是太随便了?但钱是他们的,人也是他们的,谁会去干涉呢?也没有理由干涉。不过,我九十多岁的老祖母,有时看不惯打扮入时的女子,会没好气地拒绝她们进院子。

住的时间长了,如果双方和谐,也会有感情,就仿佛邻里一般。天下雨了,帮他们把衣服收进来;他们的小孩子乱跑,帮着带一带;有人不怀好意地窥探,就赶走他们——出租房经常被偷,一会儿煤气瓶偷走了,一会儿电视机不见了,得帮着管紧些。他们从老家回来时,也会带些腊肉什么的土特产送给房东。有的甚至换地方了,关系也是好好的,路上看见,笑笑,或者闲聊几句。来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也有犯事的,千里迢迢地被公安带走,让房东一阵惊诧。还有一位看样子都五十岁了,还抱着一个小男孩,以为是孙子,一问才知是小儿子,上面已有三个女儿。本地人会感叹说,这日子好辛苦呀。当然也有抱着孙子的,显得很年轻。说起儿子,她摇头,说“一点不知道怎样做爹,又那么懒,玩性那么重,真替他们担心”。吃饭的时候,我看见她儿子真的还很嫩,就像一个大学生,可他已是做爹的人了,不由刮目相看——回想自己,就是再加十岁,还离做爹远着呢!倒是他媳妇,长得丰丰腴腴,像是做娘的样子。

同样的年轻人,本地人很少有去厂里做工的。考上大学的,鲜见他们回来。没上大学的,有的浪几年,随后跟着亲戚去深圳、上海、北京做生意;有的开家庭作坊,做小老板;有的做配件,有的翻砂,有的压鞋底,什么东西赚钱,就搞什么,人家做什么,就跟着做什么。房子造得老高,三楼三底,可就是没人住;也有三楼三底都塞满的,那是产品。老实说,本地人也离不开外地人,一旦他们撤离的话,不要说房租泡汤,就是活儿都没人干,那才闹心呢!

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写了农村的凋敝。那是因为贾平凹家乡的年轻人都到我们这里来了。而我们这儿,除了工业区的大厂,到处都是家庭工厂;就是村里仅有的称之为公园的绿地,也越来越小,被人有意无意地挤占,小径上全是狗屎;而村外的地头,除了本地的几个老头,还有谁啊?

我们的乡村,热闹在厂里,庄稼地却越来越寂寞了。